



圖二 博多遺跡出土龍泉青瓷 南宋中期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海鳥社，2008年。



圖三 倉木崎遺跡打撈龍泉青瓷 南宋中期 宇檢村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集《東アジア中世海道 海商・港・沈没船》毎日新聞社，2005年。

一類的製品（圖二）。（註三）

面無紋，器內面施作劃花紋之類的製品為主（圖二）。而碗外器壁施作劃花蓮瓣紋與櫛目紋者，較為罕見。這一段時期，龍泉窯青瓷與福建地區生產的仿龍泉窯青瓷碗、碟製品大量輸入日本。所謂福建青瓷，以碗外器壁施作櫛目紋，被稱為珠光青瓷或者同安窯系青瓷^{註三}的製品居多。此時期的龍泉窯青瓷與福建仿龍泉青瓷，不僅在博多、大宰府遺跡等九州北部與中心區域京都等西日本地區有所發現，同時也廣泛分佈於東日本地區的鎌倉及東北的平泉等地，幾乎可說在日本全國都可發現。發現的遺跡，不僅包括都市遺跡、宮殿與寺廟遺跡，連地方的武士居館到農村地區都可見少量出土，從此種現象得知其輸入數量龐大，而且在日本各地被接受。

同時，九州南部的奄美大島宇檢村・倉木崎遺跡，從海底發現被認為是這段時期貿易船的裝載貨物當中，發現大量的中國陶瓷，大多數是福建的仿龍泉青瓷及龍泉窯青瓷的碗、盤

量的例子。

二、南宋中期

日本正式輸入龍泉窯青瓷，是從南宋中期的十二世紀後半開始。此時期是日本從平安時代轉移到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二年）的階段，在東日本的鎌倉（神奈川縣），由武士政權開啓了鎌倉幕府時代，這是日本史上首次將政治中心設置在東日本地區。

此階段的龍泉窯青瓷，雖然偶見水注與瓶形器的器形，但大部分是碗與碟。其中碗、碟形器，是以外表素

日本出土的龍泉窯青瓷

從鎌倉時代至今日，日本人對於龍泉窯青瓷的喜愛從未間斷過。特別是侘茶流行的十六世紀以降，南宋時代的粉青色青瓷被稱為「砧青瓷」，元、明前期的青瓷被稱為「天龍寺青瓷」，還有明代後期的製品被稱為「七官青瓷」，都是來自日本人所賦與的獨特名稱，^{註二}足見其喜好的深刻程度。日本人愛好龍泉窯青瓷的模樣，從日本各地遺跡所發現數量龐大的龍泉窯青瓷出土品，亦可得知。本文簡要地歸納整理龍泉窯青瓷在日本的出土狀況。

一、北宋末期至與南宋前期

在日本所發現最早時期的龍泉窯青瓷，是北宋末期至南宋時期（十二世紀前半）的碗與碟形器。其中碗形器一類，主要是外器壁施作縱向平行劃花紋、內器面施作劃花紋與櫛目紋之類的製品（圖一），在日本，大多以「初期龍泉青瓷」稱呼這類的龍泉窯青瓷。出土地點多半集中於當時日本對外交流的窗口，即九州北部的博

多遺跡、大宰府遺跡，以及首都京都等西日本地區，但是出土數量很少。此時期，正值日本的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一年）後期，來自中國的輸入陶瓷器，主要以廣東潮州窯生產的白瓷，福建閩江流域生產的白瓷，景德鎮窯的青白瓷、白瓷等白瓷製品，佔出土陶瓷的大多數；相反地，龍泉窯青瓷和福建生產的仿龍泉窯青瓷、耀州窯等青瓷製品，則僅發現少



圖一 博多遺跡出土龍泉青瓷 北宋末至南宋前期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中世都市博多を掘る》，海鳥社，2008年。



圖五 今小路西遺跡出土龍泉青瓷 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 鎌倉市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集《東アジア中世海道・海商・港・沈没船》毎日新聞社，2005年。

支配還無法安定的狀態下，經濟的發展也深受危害，據此推想此時的日本還不充分具備大量輸入高品質龍泉窯青瓷的經濟能力。

四、從南宋末年到元代初期

到了十三世紀後半，鎌倉政權支配確立之後，日本的經濟進入安定狀

三、南宋後期

進入十三世紀，龍泉窯受南宋官窯影響開始生產薄胎厚釉的粉青釉青瓷，但是在十三世紀前半的日本遺跡，幾乎看不到龍泉窯的這類高級製品，而是以外器壁施作刻花蓮瓣紋的碗，以及內面施作劃花紋的碟等品質



圖四 博多遺跡出土龍泉青瓷 南宋後期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中世都市博多を語る》，海鳥社，2008年。

比較低的厚胎薄釉製品居多（圖四）。這類製品，除了在鎌倉、京都、博多、大宰府等地大量出土以外，幾乎全國遺跡都可發現，因此可以知道輸入數量龐大，而且流通於日本全國。

一直到十二世紀，龍泉窯都承繼著越窯及甌窯的技術系譜，生產厚胎薄釉的綠青色釉青瓷。不過，到了十二世紀末期至十三世紀初期，因接受南宋官窯影響，而導入薄胎厚釉的粉青釉青瓷的生產技術。同時，也開始生產由汝窯、南宋官窯所蘊生，淵源於青銅禮器、金銀器及玻璃器的創新器形。因為受到南宋官窯強大的影響，龍泉窯在技術與裝飾意匠上有飛躍性的突破，產品品質大為提升，遂成為中國民窯中最為普遍的瓷窯之一。同時，也因實行大量生產，成為中國外銷青瓷市場最大規模的窯業生產地。

不過，龍泉窯在十三世紀初期開始生產薄胎厚釉的粉青釉青瓷之後，仍然持續生產承繼越窯及甌窯技術系態。同時期，龍泉窯的薄胎厚釉粉青釉青瓷生產也進入大量生產化的階段，導致輸往日本的高品質的粉青色青瓷與梅子青青瓷數量急遽增加。以鎌倉為中心的日本各地遺跡，皆可發現此時期的龍泉窯青瓷，其數量龐大。不過，出土地點，仍然集中於位居政治中樞的鎌倉、京都之類的大都市和博多等港口都市。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出土例子，是鎌倉的今小路西遺跡。該遺跡發現的建築群，被認為是接近鎌倉幕府政治中心的最高階級武士的住居所在，曾出土大量上等龍泉窯青瓷，如荷葉型蓋罐、洗、大盤、鉢、碗、盤等器（圖五）。^{〔註四〕}發掘當時，該遺跡被判定為一三三三年鎌倉幕府滅亡時的火災遺跡，但近年卻認為是十三世紀後半火災遺物的可能性較高。^{〔註五〕}此遺跡發現的上等製品，屬於上層階級住宅的日用器具，呈現了當時將來自中國稱為「唐物」輸入品的賞玩樣貌。

檢視日本全國，像這樣集中出土有上等龍泉窯青瓷的例子其實罕見，

譜的厚胎薄釉青瓷。前者的生產費工耗時，屬於高級製品，而後者因為大量生產，品質普通，只能算是粗質青瓷的品級吧！此時期輸入日本的產品，主要是後者的大量生產品。前者的高級製品幾乎沒有輸入的原因，可從以下兩點理由來考慮。

首先，就生產者方面的狀況來了解：薄胎厚釉粉青釉青瓷的生產，在素燒之後，為了施掛厚釉，必須多層施釉，比起一般品質的青瓷器需要更為繁複的工序，因此生產成本也高。據此推測，在新技術導入之後的短時間之內，其生產量少，製品的單價也相對較高。因此之故，高級製品主要是為國內需求導向而生產，用於外銷的數量很少。再者，薄胎厚釉青瓷大量生產，且佔居龍泉窯大多數製品的年代，主要是十三世紀後半以後的事情了。

第二個原因，可從輸入國日本方面來觀察。鎌倉幕府成立之後，幕府與京都朝廷之間的權力抗爭仍然持續，內戰也頻繁發生。在幕府的權力

僅限於鎌倉、京都等地，至於碗、碟等類和少量的上等製品則是全國各地遺跡都可發現。從而得知「唐物賞玩」流行於上層階級之間，漸漸普及全國。

五、元代中期

一三三三年鎌倉幕府被來自朝廷及各地反對勢力為中心的反對勢力所消滅，一度由朝廷實行親政，一三三六年武士政權的室町幕府在京都開立。與之對抗的後醍醐天皇與足利氏之間展開政權爭奪，此即京都與吉野兩地政權並立，並展開持續抗爭的南北朝時代（一三三三—一三九二年）。

雖是戰亂時代，此段時期從中國輸入的「唐物」依然絡繹不絕。開啓室町幕府的足利氏，派遣以籌措天龍寺營造費用為名的貿易船——天龍寺船（造天龍寺末船）到元代的慶元（寧波）實行貿易。從鎌倉幕府後期到南北朝時代，號稱以獲得寺廟營造費為目的之貿易船（寺廟營造費用唐船）屢次被派遣前往貿易。



圖七 韓國新安沈船打撈「元樣式」龍泉青瓷 韓國中央博物館藏



圖八 帶「萬聲」款銘青瓷花瓶 和泉市久保忍紀念美術館藏



圖九 韓國新安沈船打撈「南宋樣式」龍泉青瓷 韓國中央博物館藏

一九七六年，在韓國西南部的新安海域發現一艘打撈有兩萬件左右中國陶瓷器的貿易船。^{〔註5〕}從打撈上來的木簡得知，今日所稱的「新安海底沈船」，是一三三三年之後不久，自慶元（寧波）解纜揚帆航向博多的貿易船，且與京都東福寺的派遣貿易相

關。

根據報告書《新安海底遺物（總合篇）》，全部一八八三一件陶瓷器當中，一〇六二件為龍泉窯青瓷，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六，其中被定為「南宋樣式」者有三七件，佔總數百分之零點三十五，「元樣式」的優質與良質者有一一九件，佔總數百分之一點一，剩下的則為屬於元樣式之一般品相者，共計一〇四六九件，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五。

在報告書被稱為「南宋樣式」者，也就是在日本被稱為「砧青瓷」的粉青色青瓷（圖六），形制有盤口魚形耳瓶、鬲形爐等器。這就是在日本被稱為「天龍寺青瓷」（圖七）的「元樣式」陶瓷。

新安海底沈船發現的粉青色青瓷（砧青瓷），根據筆者上手觀察殘留有細微磨損痕跡。故推測可能是使用痕跡，而以為應該不是同時代生產的新產品，而是使用過的古董的可能性高。

新安海底沈船發現的建盞也有相同的情況。建盞在南宋末年左右已經

結束生產，儘管新安船的年代不再製作，新安沈船卻發現為數不少的建盞器。而且從絕大多數建盞內底部留有點茶時摩擦所致的細微傷痕，推定這些建盞的中古品是特意徵集的裝載船貨。此外很明顯地，新安沈船中也發現有比沉船年代還要早的韓國高麗青瓷。也就是說，新安沈船的裝載船貨不完全是同一時代所生產的新產品，還包含少數的中古品與古董。龍泉青瓷當中亦混有年代可上溯至南宋時期的製品，一點兒也不令人驚訝。

新安沈船的年代，十四世紀前半期的龍泉窯，粉青色青瓷（砧青瓷）的生產已經過了盛期，而是綠青色青瓷（天龍寺青瓷）的全盛年代。搭乘新安沈船的商人，勇於徵集製作於南宋的「砧青瓷」的中古品與古董之原因，應該是以為在日本粉青色南宋青瓷（「砧青瓷」）比起綠青色的元代青瓷（天龍寺青瓷）享有更高的鑑賞價值和商品價值吧！

即使在今日的日本，「砧青瓷」仍然擁有極高的評價，以國寶鳳凰耳瓶「萬聲」、重要文化財「千聲」為

首，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的作品不在少數。日本傳世的「砧青瓷」名品，多半是南宋時代後期十三世紀前半至中葉左右所製作的產品。然而，這段時間輸入日本的龍泉窯青瓷優質品還很少，上等製品正式輸入的年代要到十三世紀後半才開始。從新安沈船的龍泉青瓷包含有「砧青瓷」製品一事來考量的話，日本傳世的「砧青瓷」名品當中，應該有不少是在元代與明代以中古品及古董的身份被運送到日本的吧！

新安沈船的「元樣式」龍泉青瓷，包含荷葉型蓋罐、高瓶、大盤等大型尺寸的上等器種，但大部分是碗、盤之類的小型製品。這類巨型器類的出土例子還不多，不過在建長寺及稱名寺等鎌倉周邊及京都附近的寺院，還有不少的傳世品。

在遺跡的出土品是以碗、盤為主流。全國各地遺跡出土這段時期龍泉青瓷的數量，比起南宋末年至元代初期的階段明顯有減少的趨勢。此外，這段時間的上等龍泉青瓷，有不少是來自十六世紀的城館遺跡（福井一乘

谷遺跡、東京八王子遺跡等）與江戶時代（一六〇三—一八六七）貴族住居遺跡的出土品，這是上層階級之間的傳世品後因戰爭災亂及火災丟棄的廢棄品。

六、明代前期

在日本，明代前期龍泉窯青瓷的出土數量，比起前一階段要少。最受人矚目的出土例子，是沖繩首里城京之內遺跡的出土品。首里城是琉球國王城所在地，其中一角京之內區域，發現因一四五九年火災廢棄遺物的倉庫遺跡，發現有一千多件的中國、越南、泰國與日本陶瓷。^{〔註7〕}這些陶瓷被認為是琉球王室的財產，可能是來自明朝皇帝的賞賜瓷。

這裡發現的龍泉窯青瓷，是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前半的製品，不少是大瓶、荷葉型蓋罐、執壺、瓶、大盤、大鉢等上品，但大部分是碗、盤之類的小型製品（圖九）。

雖然一般推論它們可能是來自明朝皇帝的賞賜瓷，但是二〇〇六年在龍泉大窯發掘的楓洞岩窯址所出土被認為是明朝宮廷用品的最上等青瓷，



圖十 環濠都市遺跡SKT82地點出土龍泉青瓷 明前期玆市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集《東アジア中世海道 海商・港・沈沒船》毎日新聞社，2005年。

出土，但幾乎都是經過傳世期間後因火災等因素而被廢棄的例子。

八、結語

從十二世紀十七世紀，約五百年間，日本輸入數量龐大的龍泉青瓷。

註釋：

- 一、「砧青瓷」一語，有一種說法是南宋時代的龍泉窯青瓷盤口花瓶，以布巾打結的模樣似砧形因而得名，另一種說法是來自十六世紀茶人干利休所持有帶細碎開片的青瓷花瓶而命名。「天龍寺青瓷」有十四世紀被派遣至中國的「天龍寺船」貿易船，以及夢窓國師流傳於天龍寺的青瓷香爐因而命名兩種說法。「七官青瓷」則以職居七官之官位的中國人帶到日本因而得名這種說法最有說服力。
- 二、日本出土的福建青瓷，大部分不是被稱為同安窯系青瓷者，而以莆田窯及南安窯製品居多。
- 三、《倉木崎海底遺跡發掘調查概報》，鹿兒島縣宇檢村教育委員會，1998年。
- 四、《今小路西遺跡（御成小學校內）發掘調查報告書》，鎌倉市教育委員會，1990年。
- 五、馬淵和雄，〈中世鎌倉における貿易陶瓷の諸問題〉，《日本貿易陶瓷研究會第20回研究集會資料集》，1999年；森達也，〈宋・元龍泉窯青瓷の編年的研究〉，《東洋陶瓷》29，東洋陶瓷學會，2000年。
- 六、《新安海底文物》（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1997）；《新安海底遺物資料編I II III，總編》（韓國：文化財管理局，1982—1988）。
- 七、《首里城跡—京の内跡發掘調查報告書（I）》，沖繩縣教育委員會，1998年。
- 八、《龍泉窯大塚楓洞岩窯址》，《2006年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文物出版社，2007年。
- 九、《環濠都市遺跡（SKT82地點）發掘調查報告》，《玆市文化財調查報告》34集，玆市教育委員會，1990年。
- 十、《尾崎城跡發掘調查報告書（第一、二次調查）》，丹生川村教育委員會，1993年。
- 十一、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瓷》，東京美術，1978年。



圖十一 紀淡海峽加太友ヶ島打撈龍泉窯青瓷 明中期 圖版出處：國立歷史博物館編集《東アジア中世海道 海商・港・沈沒船》毎日新聞社，2005年。

綜觀各時代的輸入品，大部分是碗、小盤等小型製品，從南宋後期到明前期階段，優良品質的大型製品數量最多，為上層階級所喜愛。上等製品大量輸入的年代，是在元代中期、後期，此時期輸入的大型製品還有不少保留在寺院傳世至今。明代前期龍泉窯所生產最上等的宮廷用具，在日本遺跡幾乎不見蹤影，很可能是這種高水準製品並沒有輸入到日本。此外，發現有明末時期日本的訂製品，不過訂製的具體方法與內容不明。（王淑津翻譯）

作者任職於日本愛知縣陶器博物館



圖九 首里城京之内遺跡出土中國陶瓷 明前期 沖繩縣教育委員會藏
圖版出處：《首里城跡—京の内展》，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1年。

並沒有包含在內。（註八）這些最上等的龍泉青瓷除了宮廷使用以外，同時也隨著鄭和艦隊運送到西方，不過接受明朝冊封的琉球國並不在賞賜範圍之內。

此段時間日本龍泉窯青瓷的集中出土案例不多，大阪環濠都市遺跡

SKT82地點，從十五世紀的遺構當中集中出土有年代在十四世紀後半至十五世紀前半的龍泉青瓷上等品。商業都市玆市的商人，很多是經營日明貿易與日本琉球貿易者，因此有較多機會取得這些良質的龍泉青瓷。（註九）

此外，在飛騨尾崎城遺跡，從推定為十五世紀中葉火災的文化層當中，集中出土有十四世紀中葉左右到十五世紀前半的香爐、器物台座、盤類等優質龍泉青瓷。（註十）

這段時間的優質龍泉青瓷，與前一階段相同，有不少是從十六世紀以後的城館遺跡與江戶時代貴族住居遺跡所出土。

七、明代中期至明末

這時期的龍泉青瓷，在全國都市遺跡及城館遺跡等地都有出土，但大部分是碗、小盤之類的小型製品，優良的大型製品很少。此外，此階段來自中國的輸入陶瓷，以景德鎮窯的青花瓷器與白瓷居多，龍泉青瓷的數量較少。

在和歌山的紀淡海峽加太友ヶ島北側海域，打撈有數量眾多的十五世

紀後半陶瓷，推定這是航向玆市的貿易船。出水遺物當中的中國陶瓷大部分是龍泉青瓷，碗、小盤製品數量極多，其中也包含瓶子、香爐在內（圖十一）。（註十一）

進入十六世紀，景德鎮窯的青花瓷器與白瓷數量增加，也可見到景德鎮窯的仿龍泉青瓷製品，龍泉青瓷的數量較少，多數是碗、盤類低劣品質的製品。進入十七世紀，除了更早時代的製品經傳世之後被廢棄以外，幾乎看不到龍泉窯青瓷的出土例。此時期青瓷大部分是景德鎮窯製品，也可見到極少數福建漳州窯的青瓷製品。

此外，這段時間的龍泉青瓷有不少是日本國內傳世品。被稱為「七官青瓷」的香爐、瓶、盒子等器為茶人所喜好。其中，推定為來自日本的訂製品，很可能與日本向景德鎮訂製的明末製品屬於同一時期。

清代的龍泉窯青瓷在日本幾乎沒有發現，至遲在十七世紀後半，在日本前後縱貫長達五百年的龍泉窯輸入歷史，終於劃下了休止符。十七世紀以後的貴族住居遺跡，也有龍泉青瓷